

部长之怒能治科研腐败乱象吗

白靖利

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答记者问时,痛批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方面的问题并表示对腐败现象感到“错愕、愤怒”,再次将科研经费腐败的老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能摆脱行政权力和学术霸权的作祟,科研经费还将成为人人惦记的“唐僧肉”,科研的天空仍将被雾霾笼罩。

承担一个科研项目,却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曾经的院士候选人贪污百余万元科研经费,一审被判13年;交通运输部挪用1.86亿元,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当我国科研经费保持每年20%以上速度递增时,层出不穷的科研腐败,却让公众的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也让“中国人何时能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问题显得极为讽刺。

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我国

6成左右的科研经费流失于项目之外。若按2012年科研经费10240亿元的投入总量估算,流失经费数额着实令人咋舌。从被曝光的诸多案例来看,科研每个环节都有相关人员在打科研经费的主意,套、骗、贪、吞、假等手段无所不用。更为严重的是,这股歪风邪气似乎已蔓延到了学生群体——曾有一位教授撰文指出,不少学生也学会了在校级科研课题中搞假发票和报假账。

随着我国不断加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力度,科研投入逐年增加,但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的现状,却十分令人担忧。在一些地方和高校,甚至形成了相关的利益链,专家学者、项目组、管理者各司其职。于是,“研究做得好,不如与官员和权威专家的关系好”,也就成了科研人员群体中公开的秘密。这种现状,直接导致许多科研人员功夫全用在科研外,在权力面前“斯文扫地”。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但显而易见,科研经费腐败,必将损害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令人痛心的是,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下,科研经费腐败已是冰冻三尺。要遏制令科技部长“愤怒”的各类恶性问题继续发生,要斩断背后的利益勾结,首先必须分清并约束与科研有关的权力,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因为只有保证科研的独立,才能保证科研经费的纯洁。

公开和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大法宝。正如万钢所言,解决科研腐败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增加透明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资金发放机构、申请人所在机构及审计部门的三级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应创造条件搭建可行的平台,让各项科研项目接受公众、媒体及管理部的监督。

科研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愈发受到各界关注,近年来,从两会代表委员到专家学者,多次呼吁加快科研制度改革,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希望此次科技部长的“愤怒”,能让相关部门真正重视起来。我们期待有效的规章制度能尽快出台,并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为只有这样,科研天空的雾霾才有望散开。

画里有话



王铎/图

高高在上

唐传艳

近日,有浙江余姚网友爆料称,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受灾群众家里。余姚市三七市镇政府14日回应称,当事人系该镇机关工作人员,镇纪委已对当事人作出严肃批评教育,下一步将进行组织处分。

不排除这样的干部能带去一定数量的物质,解决村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但他决不能带去受灾群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通过背上的干部,受灾群众只能看到干部高高在上的作风,但看不到前途,更难以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背进

村的干部即使能以物质养受灾群众之体,也不能以关心和体恤来养受灾群众之心。

在当前转变干部作风的大背景下,干部放下身段与基层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已成为干部的主流意识,许多干部会担心腿上的泥巴少了,脱离了群众,了解不了群众疾苦,因而会创造与群众接触的机会。相比之下,这位要背进村的干部就显得格格不入,连中央领导在救灾和了解民情的过程中,都能冒着危险,不怕脏不怕累,卷起裤脚顶着风浪,一身汗一身泥地走进群众当中,而这位乡镇的干部反而因所谓鞋子高档而爬到了村民的背上,让人错愕不已。

背进村的干部鞋子没打湿,脚上没沾泥,但受灾群众从其高档发亮的鞋上,看到的满是隔阂与距离。

微言大义

@和菜头:女诗人舒婷发表文章《灯光转暗,你在何方?》,回忆顾城谢烨夫妇。文章结尾说:“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我很好奇,这种沟通幽冥,替死人表态的能力是怎么来的?换了是我,如果没有被斧头砍成碎片的体验,大概不会这样发言。

@LonelyPlanet:无论是中泰相互免签,还是欧美国家不断放宽对中国签证的申请程序,都表明,我们的签证会越来越容易了!咱们护照免签太少的局面,相信有望改观。繁冗的程序,也会渐趋简化。

@_周明华(媒体人):据报道,

西安75岁徐万发身患重病,无法自理。老伴用他的银行卡取钱操作失误,重置密码须本人操作,银行称是制度,不通融。最终急救车把大爷抬到银行,医生捏着氧气包、扶着担架让他按手印。银行看似没错,但有人性吗?换成行长他爹病成这样,还能坚持不通融?

@joe姓leung:个人觉得,既然学校已指明该课用粤语授课,该学生又何必必要违反规则,再者,学校也开设了同内容的普通话授课班,内地生完全可选择普通话授课,这说明涉内地生还是缺乏一种秩序意识。从文化角度讲,粤语亦是汉语的一支,普通话也是汉语表达,尊重并包容文化差异不好吗?

点点评

新闻:近日,湖南省岳阳市开始在公务用车内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实行公车“贴身监控”,公车一旦停放在禁停地点,系统就会自动报警,信号则会即时传输回监控平台,监控系统可对违规使用的公车远程断油断电。(《京华时报》10月15日) 点点评:可别引发交通事故。

新闻:近日,滁州市各个学校的几万名中小学生家长,不约而同收到一条通知:“请家长提醒孩子收看滁州某频道播出的‘学生安全与素质培养’专题教育片,并写好观后感交给班主任。”谁知“安全教育”节目实为电视购物广告。(《市场星报》10月15日) 点点评:还好没要求交购物发票。

新闻:为治理校园“男女生非正常交往”,乾县一中出台最严校规:男女同学交谈,不得使用QQ、手机;教室里没有其他人在场时,男女同学不

能一对一交谈;男女同学不得在校内结对散步……校规经微博转发后,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关注。(《华商报》10月15日) 点点评:非正常的不是学生。

新闻:本周六起,公众可在澳门终审法院网站查询公职领导的财产。包括所有副局级以上官员、司法官员、立法委员、行政会成员,以及澳门版“国企领导”。公开内容包括不动产、土地、企业股份、资本、社会职务。(《南方都市报》10月15日) 点点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新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著名地标建筑阿拉伯塔酒店(又称“帆船酒店”)获得由英国杂志《顶级旅游》评选的本年度“世界最佳酒店”称号。迪拜旅游部门统计,如按照客人国籍划分,中国游客去年入住这家酒店人数最多。(《北京晨报》10月15日) 点点评:贡献最大。

百姓说话

从“最美乡村”谈旅游经济

张晚

欣闻枣庄市有五镇被评上“好客山东最美乡村”的消息,分别是滕州市滨湖镇、柴胡店镇、峯城区榴园镇、山亭区徐庄镇和北庄镇,看后令人颇感欣慰。

在假期时,笔者有幸前往滨湖镇正在建设中的古镇及“红河湿地”一游,置身其中感到真是名不虚传。在美景中游玩的同时,深深感到,看到的不仅是风景,而是当地党政领导与百姓们的智慧。试想将那个占地不足微山湖十分之一的地方,湿地的一部分,改造成荷田,将一部分道路进行了硬化与绿化,再辅之以一些游艇与旅游设施,美景还是那些美景,往外一宣传,游人如织的场景便给当地人留下滚滚财源。

细加观察,我市一些地方

还有好多枣庄人用智慧留下的美景。比如说在老城区西南不远的永安乡有一处由李家祥先生引荐,成龙慈善基金会投资改造而成的国内第一所“龙之心中”中学,这所可与城市中学相媲美的中学不仅可以一看,而且仅与该中学一墙之隔的湖山公园更是值得一游,特别是即将投入使用的老城区的外环路从该中学门前经过,更会给这座满目花草、树木悠悠,有着很多传奇故事、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湖山带来更多的灵气。

在老城区正北不远还有一处“甘泉寺”以及与之相隔不远的“凤凰城堡”,对于老城区的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但在“甘泉寺”东南有一处很大的葡萄园,恐怕知道的人可能就少了。偶然一次,笔者驱车游玩途经了这处有五六家、仅有百十亩的紫皮葡萄园,才知道,因此地的紫皮葡萄,后于洪门葡萄月余上市,因其色、味、颜值加之销路很好,虽产地没有名气,

但产品颇受欢迎。

至于枣庄老城区还有好多好去处,在当前旅游经济已经到来的大好时机,特别是乡村旅游已成时尚的今天,我们老城区的很多好地方确实还需要政府与相关部门的引导与参与,比如永安乡的湖山公园、千年的银杏树、栽种有序的果树,观花看果,是很好的去处,完全可以委托学校来打理,一来减少财政投资,二来作为该学校的后花园,完全可以作为学校生物课的实践基地。再比如甘泉寺东南的那片葡萄园,相关部门是否论证一下扩大该品种葡萄种植面积的可能性,或像山亭的洪门葡萄那样搞个“XX葡萄”采摘节,提高一下该优质品种产地的知名度。

“山不在高,有仙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愿我们的广大居民朋友,在拥挤的假日,不一定去什么名山、大川,仅仅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就能享用大自然馈赠的美景。

晚报观点

王石攀登人生第三座巅峰告诉人们的

石平(本报)

近读王石的一些留学趣闻,9月下旬,62岁的万科董事长王石结束了在哈佛大学的两年学习生活,接着转赴英国剑桥大学开始新的学习。他说留学是他的一个情结,像他这样的“文革一代”没有接受过好的知识训练,一直自学读书,他始终想着要出国学习,但总是一年又一年推迟。促使他到哈佛的最直接理由还是自己想去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和梳理,当然学习是非常艰苦的,期间因为克服语言关等,最后从崩溃边缘到像换了个人,其收获之大可想而知。

比王石留学更新鲜的还有当代知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今年7月,网友上传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份北大博士学位证书写着:“查良镛,1924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

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别忘了金庸已89岁,曾获剑桥学位,在华人世界乃至欧美众多知名学府已获得过名誉教授、教授、名誉博士和博士学位。200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曾向媒体透露:“金庸准备读完剑桥博士,再接着念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博士。他觉得自己对国学的研究不够,希望能到北大国学研究院向一些老师请教。”这让笔者想起了一句俗话,越成熟越饱满的稻穗,头垂得越低。只有那些果实空空如也的稗子,才会显得招摇,始终把头抬得高高。

此时此刻,人们很容易想起9月26日去世的享年97岁的社科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活到老、学到老,84岁开始使用电脑,86岁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还当“博客”。不想落后于时代的于光远,以乐观的生活态度治学为文、安度晚年。不仅如此,他晚年又开始攀登文学高峰,散

文出手不凡。

1957年5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今天,我对职教社的朋友们贡献一点意见,那就是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期,放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该很好学习,努力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段讲话点破了终身学习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对于众多普通人来说,年轻时,学是为了理想,为了安定;中年时,学是为了补充空洞的心灵;老年时,学则是一种意境,慢慢品味,自乐其中。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3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5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进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是否是一个需直面的问题呢?